锵锵有力的《八路军军歌》唱出了八路军将士东渡黄河、抗击日寇的威武雄壮，昭示国人铭记烽火历史和不屈英雄——

铁流向东方

■剑 钧

激荡灵魂的声音

经典抗战歌曲回眸

太行山是从一声军号中苏醒的。云雾迷蒙的天空还残留着几抹暗色，山谷便回荡起《八路军军歌》的旋律。那嘹亮军歌像一把淬火的钢刀，劈开层层云雾：“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呼啸的风裹着激昂的音符，好似风在吼，扑向太行石壁，又好似黄河浪，拍出久远的回声。

那一年，我站在黄河岸边的芝川渡口，看黄河奔流，听涛声震耳，恍然悟出公木先生何以用“铁流”来赞美人民军队了。1937年秋，陕西芝川的凤凰台有幸目睹了“铁流”东渡的壮观场景。88年过去了，历史没有被遗忘。

眼前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由3座雄浑的竖向碑体和8个船形基座组成。3座碑体寓意当年八路军3个主力师（115师、120师、129师）奔赴抗日前线；碑体由曲面党徽相连，寓意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碑中放一顶八角红军军帽，寓意八路军由红军改编；碑底的船形基座，寓意八路军扬帆东渡和全民族抗战艰辛历程。

这般深刻的创意，不正是对《八路军军歌》最好的解读吗？是的，从工农红军到八路军，人民军队“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黄河涛声依旧，耳畔传来“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上战场”的歌声。一首《八路军军歌》，以铿锵有力的旋律，唱出了八路军将士东渡黄河、抗击日寇的威武雄壮，昭示国人铭记烽火历史和不屈英雄。

我站在黄河之畔，伴随歌声走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1939年的延安窑洞，煤油灯火在跳跃，伴着公木的激情在燃烧。这位28岁的年轻人，在七七事变后，经林伯渠介绍，放弃教师职业，投笔从戎，奔赴晋绥前线，后又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宣传科任干事。笔尖落在粗糙草纸的那一刻，经历了战火硝烟的公木首先想到两个字：铁流。

在公木心目中，“铁流”是有记忆的。在井冈山竹林里，“铁流”尚是小溪，可谓星星之火。那些打着绑腿的红军战士，用梭镖在罗霄山脉刻下最初的红色经络。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硝烟里，“铁流”学会了迂回与坚韧。直到湘江恶战，江水被热血染红，“铁流”向世界证明：什么叫向死而生。遵义会议室的马灯下，“铁流”重新熔铸了脊梁，方有“铁流两万五千里”的惊世壮举。

在郑律成心目中，“铁流”也是有记忆的。1938年，24岁的郑律成从延安鲁艺毕业，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宣传科任音乐指导，与公木成了同事、好友。两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一个喜欢写诗作词，一个喜欢音乐谱曲。他们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聊气吞山河的万里长征，聊太行山的烽火，聊平型关大捷，聊敌后游击战……有一天，郑律成聊到兴奋处，对公木诚恳地说：“你是从前方来的，有生活基础，我俩携手合作为八路军歌唱吧！”

之后一周，公木一口气创作了7首歌词：《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军民一家》，加上他原来写的《子夜岗兵颂》，一共8首。郑律成拿到《八路军军歌》的歌词，一下就被开头震撼了。他想起公木说过的一句话，这支队伍就像滔滔黄河水，蕴含着改天换地的力量。在谱曲中，郑律成不仅将“铁流”二字处理得铿锵有力，还把曲谱反复进行修改，直到旋律产生“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气势。他手头没有钢琴，连手风琴也没有，便手舞足蹈地哼着调子，打着手势。忘情时，他还会绕着窑洞摆放的白木茬桌子踏步转悠，引得公木带着笑意打量着他。郑律成索性出了窑洞，跑到山坡去创作。他抬头望见宝塔山，就想到了太行山，就想到了枪林弹雨中的“铁流”，创作灵感也冲破了时空，化作了一页页曲谱，飞越到抗日杀敌的战场。

我从芝川黄河渡口极目远眺，200公里之外就是闻名于世的黄河乾坤湾。多年前，我和几位作家从北京乘飞机到延安，在宝塔山下吃了一顿香喷喷的小米饭，然后又驱车赶往山西永和的乾坤湾，一睹了九曲黄河的“铁流”。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曾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这一带渡过黄河。1937年秋，我军又以八路军的名义再次东渡黄河，开启了新的东征。一曲《八路军军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1939年冬天，这首歌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油印出版，并由曲作者郑律成指挥，首次演出于延安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军歌》一经推出，就在广袤的中华大地广为传唱。抗日将士高唱这首军歌奔赴战场，用血肉之躯筑成中华民族新的长城。

战场上的歌声传到公木身边，诗人落泪了。他似乎看到人民军队的“铁流”在暴风骤雨中愈发坚强，这首军歌也像刺刀闪着正义的寒光。歌声传到郑律成耳畔，作曲家感动了。在他心中，战场上的歌声才是最好的演唱，比任何音乐厅里的歌声都动人。

当初的两个年轻人也许并不知晓，他们创作的《八路军军歌》，会穿越岁月时空，成为革命军人的“精神密码”。多年后，公木回忆说，他们只是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诚实地写下来罢了。郑律成到了晚年仍坚信，人民音乐就要像铁流一样，永远向前。

凝神乾坤湾，望黄河奔腾。我禁不住想说，铁流啊铁流，你是历史还是未来？当我的心触摸到朱日和演习场上被履带碾热的泥土那一刻，当我的目光逐随着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深入太平洋演训的那一刻，我陡然有了答案：铁流向东方，在南昌起义的枪声里、在六盘山的峻岭间、在平型关的隘口中、在长津湖的冰雪上、在汶川大地震的废墟下、在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肩头上……

岁月长歌

无数

■许 诺

有谁数过那些种子
那些，在焦土里
攥紧春天的种子
有谁数过那些弹孔
那些，连母亲手中的线
也无法
缝合的弹孔

——母亲数过
她用千层底上密密的针脚
数着离家远行的儿子
——大地数过
她用一颗颗麦穗
数着高地上埋着的
无声的诺言
——江河数过
它用水滴，数着每一块石头上
雕刻的墓志铭
——春风，年年都来
数
数那些锈蚀的枪管中
开出的杜鹃

而今，我们继续数
用课本上的诗行数
用纪念碑前的鲜花
数
用漫天的星斗
数
用操场上的欢笑
用一盏盏亮着灯的窗口
用一声声沉重的钟声
一声声穿透天际的警报
……

那些不可数的
化作北斗的刻度
大地的经纬
每当我们走过纪念碑前
都有一颗种子
在泥土里
举起整个春天

文艺战士抗战亲历

战地演出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战地服务团演出的艰辛，是今天的青年文艺工作者难以想象的。服装、道具几乎全部是向驻地群众借用的，也有自己动手制作的。音响效果是服务团团员们用种种土办法创造出来的。如用黄豆滚动的声音代替沙沙沙的雨声，点燃一串鞭炮放在“洋油桶”内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代替枪声。剧团仅有幕布数块、汽灯两盏。所到之处，白天搭台，晚上演戏。部队官兵坐在背包上，枪靠在肩上；当地群众自己端个凳子，或搬块砖、拿把草一坐，台上汽灯一亮，演出就开始了。晚会前，先教部队和群众唱抗日歌曲，或部队自唱。这个单位和那个单位之间互相“拉歌”，齐声高呼：“一中队，来一个！”“三中队，来一个！”会场热气腾腾，反映了抗日军民的乐观情绪。

演出开始，大幕一拉，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开始了大合唱，有时台上台下一道齐唱。1939年的纪念“七一”晚会，是在正午日军12架飞机轰炸云岭和中村等地之后，晚上仍然坚持演出的。这场晚会由战地服务团和教导总队文化队联合演出。当音乐家何士德同志指挥演唱了两部合唱《新四军之歌》和四部合唱《国际歌》后，坐在台下观看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兴奋地称赞说：“奇迹！奇迹！”

在敌后的演出更令人难忘。1938年6月初，随同一支队出发的服务团一个分队，经过一夜强行军80多里，通过日军占领的江南铁道封锁线。那夜天黑云密，伸手不见五指，一路时跑时停，到下半夜时，有团员边走边打起瞌睡来。拂晓到达苏南的东门渡，已是人困马乏。部队在这里要休息一天，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就通知服务团，在江南敌后召开第一次军民联欢晚会。

在王国征同志（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学生，后在苏南反“扫荡”作战中光荣牺牲）的指导下，大家从稻草铺上起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振作起精神分头去借汽油灯、门板，还到陈毅司令员那里，经他同意，把插在他门口的那面一支队的军旗也借了来。

当活报剧演到新四军的一支游击队击毙日军、胜利地挥舞军旗时，台下军民兴奋地鼓掌，并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受尽日军烧杀掳掠欺凌、饱受“国军”散兵游勇敲诈勒索之苦的江南敌后人民，看到人民军队誓死抗战的精神面貌，受到了极大鼓舞，涤荡了国民党百万大军狼狈溃逃而带来的对抗战的失望情绪，增强了抗日必胜的决心。人们的眼中饱含热泪，连老大爷、老大娘也嗫嚅地说：“好呀！好呀！真好呀！”

（标题为编者加，文章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画外音

这是著名画家潘义奎在“人民必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美术作品展”的参展作品。在创作时，他采用局部聚焦的视觉重构方式，通过笔触的轻重缓急、色彩的冷暖对比，让长城——“中华民族挺立的脊梁”这一代表性符号，超越表象真实而更具深刻内涵，使长城精神得到具象化表达。画面中，画家用自然过渡的晴空暖光，点亮逶迤雄壮的长城，既寓意胜利光芒，又以此向英勇不屈的抗战军民致敬。

（刘红）

长城（油画） **潘义奎**作

走近抗战英雄

山河永念

■王微粒

1942年5月22日，农历四月初八，小满。山西辽县的小麦开始灌浆。风吹过，麦浪起伏。

此时，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已无暇等待这份丰收的到来。这一天，日军已形成对八路军总部机关的合围态势。当天晚上，左权在布置完转移工作后，匆匆写下一封家书：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这是他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3天后，37岁的左权永远倒在了十字岭清漳河畔。

念、念、念、念……一念一揪心。战将最后的私语，化作写在江河大地的不朽碑文。

念，巍巍太行永念。

绵延的青山中，代表八路军总部、署名“彭左”的作战文电，随着滴滴答答的电报声终日不绝发往前线。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先后迁移60多处，但始终靠前指挥在抗敌一线，一步也没有离开过绵延于华北大地的巍巍太行。

作家刘白羽曾这样写道：在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的的确确是最繁忙的人。

他在忙什么呢？

抗日前线的战斗指挥需要他。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1940年秋，他协助彭德怀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刘志兰回忆丈夫在百团大战时的样子：他全部的精神都沉浸于这一伟大的战役中，虽有胜利的把握，也仍为行将发生的战役焦虑着，没有睡眠，在屋内、在院中不停地徘徊。

八路军的全面建设也需要他。论理论修养，左权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一年后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论实践经验，他参加开辟中央苏区和5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1936年，他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这样一个将才在身边，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怎能不让他倾尽所能。

1939年至1941年，指挥作战间隙，左权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40余篇文章，起草了八路军第一个司令部工作条例，开办了参谋夜校。无论是军事理论、制度机制还是队伍建设，左权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因为此，毛泽东称他是“‘两杆子’都硬的将才”；朱德评价他如“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周恩来盛赞他“足以为党之模范”。

念，清漳河水永念。

黄崖洞铁色峭壁俯视清漳河，将斑驳的岁月投入奔流不息的波涛中。

1939年，为扩大造枪规模，八路军总部决定创建一个正规的兵工厂，由左权组织实施。左权翻山越岭，多方勘察，最后选定了清漳河畔峭壁之上的黄崖洞。

很快，八路军就在这里建成了华北根据地最大的军火生产厂，有工人700多名，达到了月生产步枪400多支的能力。用彭德怀的话讲，有了它，平地就能腾起一只老虎。

难能可贵的是，筹建之初，左权就极度重视兵工厂的隐蔽和防御工事。时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委的郭林祥回忆，左权在黄崖洞待了一个半月，每个山头上都转了，到特务团来过不下10次，连防御工事筑在什么地方、枪眼开在哪里、怎么挖地下战壕和防空洞都一一交代。

这份远见很快得到检验。1941年11月9日，日军第36师团5千余人进攻黄崖洞。左权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据险而守，激战八昼夜，毙敌近2000人。

流水不会忘记，正是有了崖壁之上那道不断奔走指挥的身影，这场保卫战，才创“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6比1的空前未有之纪录”，被中央军委誉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模范战斗”。

念，泣血的十字岭永念。

1942年5月25日凌晨，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镇以东的南艾铺一带。敌机疯狂地扫射投弹。彭德怀、左权决定分路突围。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率部担任掩护和断后。

护送彭德怀突围后，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又返回接应左权，恳求他尽快离开。这是一支没有战斗经验的突围队伍，他们中有机要科的年轻发报员，有党校的小学员……左权知道，自己就是他们突围的希望。

“我有我的职责，我不能离开战斗岗位。”黄昏时分，左权带着队伍来到十字岭山垭口。这是日军的最后一个封锁口。而此时，6架敌机在天上盘旋，轮番投弹，八路军队伍已是人困马乏。左权登上高处，声嘶力竭地喊道：“快冲啊，翻过山梁就安全了。”人们看到了希望，竭尽全力冲了过去。就在这时，敌机投下几发炮弹，弹片击中了左权头部。在夕阳的余晖中，他缓缓倒下了。

那一刻，残阳如血，血如残阳。

朱德挥泪寄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当人们把左权的手枪交到彭德怀手中时，他默默地背过身去，久久站立。

十字岭上，山河俱寂。

念，千里之外的渌江又何尝不念？

1949年，解放军南下，朱德命令入湘部队绕道醴陵，看望左母。

“我的满崽呢？”渌江边，老人佝偻着身子，在队伍中寻找25年未见的爱子。

战士们泣声答道：“我们都是您的满崽！”

慈母声声唤，不见爱子归。半年后，左权母亲离世。

在仅存的几张照片中，左权总是嘴唇紧闭，神情严肃。只有一张照片例外：左权抱着未满百日的女儿左太北，身边坐着妻子刘志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在信中，左权对女儿有着层出不穷的爱称：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他总会叮嘱“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

左权牺牲两天后，就是左太北的两岁生日。女儿会叫爸爸了，可是爸爸不在了。

2025年清明前夕，左权外孙沙峰来到醴陵市左权镇将军村黄茅岭。在左权母亲张氏墓前，他铲起一抔湿润的故土，细筛去枯叶碎石，装入釉下五彩瓷坛。

两天后的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左权墓前，渌江边的故土被撒向青石缝隙和墓碑周围。泥土缓缓融入大地，儿子终于等来了母亲的“拥抱”。

不远处，一列高铁在太行山间呼啸而过。

图为左权将军雕像。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方 汉、杨 磊、贾国梁